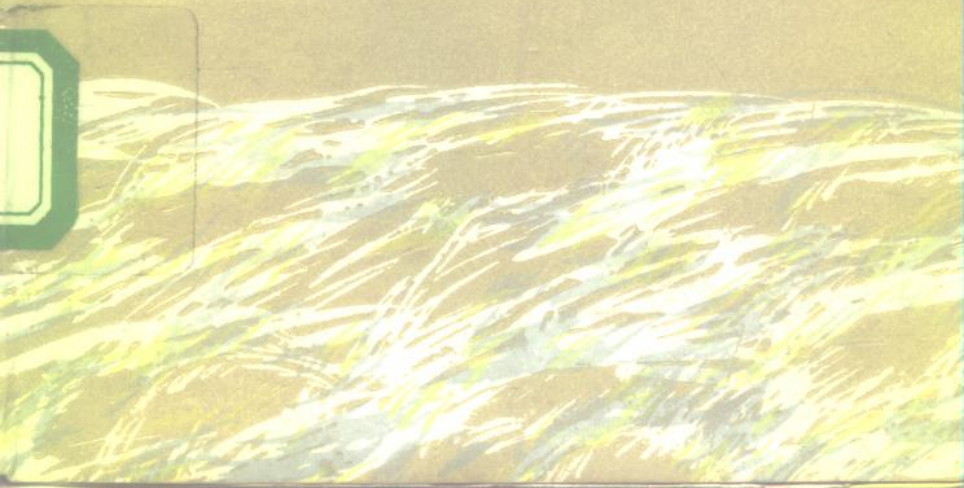




麦秸垛

铁 凝



I 247.7

87

铁 凝

麦秸垛

铁凝中短篇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麦 稻 垛

作者：铁 凝

责任编辑：冯秋子

责任校对：华 沙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87千

印张：14

插页：4

版次：1992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99-6/I·498

定价：6.3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自序

很早以前，我看过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电影讲述了一个喜剧演员和一个芭蕾舞女演员令人心酸又不至于温馨的故事，卓别林扮演那位喜剧演员卡菲洛。我记住了这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菲洛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的狂热喝彩时，卡菲洛的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与他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卡菲洛却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当写作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我老是想起这句话。这句话令你气馁令你无可奈何——在如此短暂的人生里你这种生活方式当真是最佳选择？然而正是这句话又使你不再气馁不再无可奈何——也许你就是要追寻你永远达不到的境界，这永远的无法达到便是你这种生活方式最独特的魅力。

月满则亏。得到即失去。

艺术是什么写作又是什么？它们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它们唤起我心灵中从未醒来的一切宏大和一切琐碎，沉

睡的琴弦一条条被弹拨着响起来，响成一组我从来也不知道然而的确在我体内存在着的生命的声音。日子就仿佛双倍地延长，绝望里也有了朦胧遥远的希望。

这使我不能不认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比欲望在现实中的满足有着更扰人的诱惑，有着更强悍的挑战意味——卡菲洛已经说过要感悟艺术是终其一生也不会有十足长进的。

我渴望迎接这吓人的句子，就仿佛我自幼就企盼着看见鬼这个我终生也不会与之谋面的东西。

那么最吓人的原本就是最诱人的。

本书收入的十四个短篇和四个中篇，是我一九八五——一九八九年的主要作品。感谢作家出版社一直惦念着它们，并使我有机会对其中的某些篇章作再次的修订和校错。比如《来了，走了》一篇，就与当初发表时有了些不同。虽然结构未曾大变，但对一些段落和字句的修改也使我尝到一种再次创造的愉快。修改确是一种愉快，假如它与创造相关联。

我无法揣测读者会从我这一时期的故事里看见什么。我想，你看见了什么就是什么。面对这些小说你永远也不要相信作家对它们的发言，而应该相信小说本身。

曾经有一些刊物的朋友，热诚地邀我参加关于小说的讨论。在这方面我是个怯场者，若开口，也每每词不达意。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写小说才对，我知道的，仅仅是怎样写不对。

好，就到此。

铁 凝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

目 录

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自序).....	铁凝 1
银 庙.....	1
四季歌.....	13
请你相信.....	20
信之谜.....	28
豁 口.....	37
错落有致.....	48
胭脂湖.....	59
近的太阳.....	70
来了,走了.....	83
晚 钟《长河落日篇》之二.....	98
老丑爷《长河落日篇》之四.....	108
醉 年《长河落日篇》之五.....	117
死 刑《长河落日篇》之六.....	127
浮 动《长河落日篇》之七.....	138
麦秸垛.....	146
木樨地.....	221

DM 64/26

閏七月..... 325

棉花垛..... 372

银 庙

外省人三三在银庙住过两年，银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

那时地球上正发生着一件千载难逢的大事，银庙也跟着起了变化：那些一向紧闭的街门都敞开了，门上还刷起红漆对联。三三的奶奶也从带廊子的北房搬到背阴的南房，北房的主人变成了三代贫农的街道主任罗大妈。

对联并不使三三意外，因为从外省来北京，沿途到处都有这种装点。房子的变换却使三三觉得沉闷，随着房基的降低，十二岁正在长个儿的三三，像忽然又矮了下去。只有宽厚的灰瓦屋顶依然如故，它们像巨鹏展翅，像飞。它覆盖着屋檐下人们的生活，也托举着往日的欢乐。生活在银庙的猫们，仍是这种欢乐的象征。大黄、小灰儿、黑趣、不点儿……照样飞檐走壁，有来有往，过着缺规少矩的生活。

奶奶家有只男猫叫狸崽。狸崽也会飞檐走壁，但他的欢

乐多是上房打盹儿，或者卧在北屋廊下晒太阳。面对眼前那些放肆的同类，狸崽只是偶尔弓起懒腰，忽地将尾巴竖直，再做个莫名其妙的鬼脸，以示轻蔑。他那姿态果真能造成屋顶上一刹那的安静。可暂时的安静并不影响大局，当狸崽落下尾巴，又卧进瓦垅打盹儿时，大家就又各行其是了。

黑趣住在邻院，也是一只男猫。他凭着自己漆黑光洁的外表，整日锲而不舍地追逐女性，还常常把追来的过路女伴出其不意地亮给狸崽。早已成年的狸崽对此仍是不屑一顾，或者向来宾冷扫一眼，就又把头埋进自己那毛茸茸的脖颈里去了。甚至当黑趣领来附近德国老太太的波斯种交际花白特儿，狸崽依旧表示出意外的淡漠，弄得黑趣和白特儿只有站在屋脊对视片刻，然后迈起狐步讪讪而去。

每逢看到狸崽那副漫不经心的懒散样子，三三就想起小时候她的唐山保姆给她唱过的那首关于一个懒姑娘的歌谣：

大姑娘，你咋不洗脸呀？

没有胰子碱呀！

你咋不叠被呀？

晚上还要睡呀！

你咋不梳头呀？

没有桂花油呀！

.....

桂花油才使三三意识到眼前的世界：梳头为什么还用桂花油？那分明是“四旧”。三三竭力想忘掉歌谣，于是打开自

己的日记本。日记才是全新的，才是眼前世界的写照，才是外省人三三紧跟形势的凭证。远离学校和父母，并不妨碍她去关注这个连五洲都在震荡的世界。她的日记也是一个震荡着的小世界：“早请示晚汇报”的标兵、“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模范，都是她在日记中歌颂、描写的对象。近来，最使三三愤怒不已的，莫过于苏修侵犯我领土珍宝岛事件了。她在日记结尾处用钢笔破格地描下了五个大惊叹号。

日记原本是一个人的秘密，每写完一篇，三三都把本子悄悄放进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抽屉。可日记一藏进抽屉，三三又有几分遗憾，她还是盼着有人了解自己。要了解，最好是通过那本日记。这天，三三终于把它“遗忘”在迎门圆桌上。三三“遗忘”下本子，四处看看，谁知一下看见了狸崽那副灰黄的眼珠。原来狸崽正蜷曲在猫道旁边凝视着三三。那眼光看来漫不经心，却又像暗含着讥讽。它们仿佛已经窥透了三三的内心：啊，真是忘在桌子上的吗？

三三脸红了，还有点恼火。现在没有比看到一副暗暗盯着你的眼光更令人不愉快的事了。三三过去只是不喜欢狸崽，从现在开始，她恨狸崽了。一刹那她还想到北屋罗大妈常说的话：“现时，什么阶级才养猫呀！”三三愈发觉得，狸崽那副不光明的眼光正是联着一个不光明的阶级。原来使三三沉闷的原因不是这间不见阳光的南房，而是狸崽的存在。

罗大妈对狸崽的敌视是由来以久的。因为时代变了，北屋的主人变了，连过去一向独门独院的奶奶都迎着罗大妈一家说话，可狸崽仍然缺乏必要的眼力。就说他专在北屋廊下晒太阳吧，那行为仿佛就是对罗大妈一家革命行为的抗议。

街上时有革命小将在什么地方静坐，狸崽也像是在静坐。在罗大妈眼里，那静坐分明还蕴含着罗家被颠覆的危险性。这使得罗大妈净拿那双解放脚有意无意地往狸崽尾巴上踩。富有涵养的狸崽不喊不叫，只用一种高深莫测的眼光向罗大妈膘上一眼，挪挪身子罢了。

只有奶奶喜欢狸崽。六十岁的奶奶，嘴唇很红，叫起狸崽来，红润的嘴唇闪闪烁烁的。过去，狸崽进餐常常是牛奶拌猪肝，那廊下柱旁就是他的餐厅。如今奶奶虽然改变了疼爱的方式，但狸崽并不计较。晚上他照例依偎在奶奶肩膀旁边呼呼噜噜的，反倒对奶奶表示着劝慰。生活水平的降低没有在他们之间形成裂痕，再说，狸崽每天毕竟还有一毛钱杂鱼可吃。

不知为什么，街口菜店来杂鱼的消息，总是北屋罗大妈告诉奶奶。

“街口来杂鱼啦！”罗大妈常常是一路走着通知奶奶。

奶奶的回答总是响亮而又恭敬。

奶奶的态度常常引起三三一丝不快，罗大妈那口气难道真是邻里间的互相关切吗？可奶奶的回答还是响亮而又恭敬。这时三三只有拿上小碗，不情愿地上街采购。临行前，奶奶照例还要向北屋禀报一声，报道她已听见了罗大妈的呼喊，报道孙女三三已经开始行动了。

久之，关于杂鱼，奶奶好像专等罗大妈的通知了。好像不经罗大妈指点，擅自采购，或者经罗大妈指点后不立即采购，都是对罗大妈的大不敬。

这天罗大妈买菜回来，在院里碰见奶奶。她除了通知奶

奶街口来杂鱼之外，还向奶奶出示了一下臂弯里那只菜篮。原来篮里是一只肥嫩的白条鸡：鲜红的冠子遮着脸，嫩黄的爪子翘在篮边。进屋时罗大妈又补上一句：“大喜的日子，庆祝庆祝。这比过年过节也不含糊！”

“三三，还不快去！”奶奶慌忙回屋，说。

“我不去，我还要写日记呢。”三三趴在桌上，捂着本子拨开笔帽。

“写日记？那得晚上。晚上有重要广播。听完广播才有的写。你没见罗大妈都准备庆祝啦。”奶奶脸朝北屋高声说。她已从侧面了解到那大喜日子的涵意，也知道那种日子必然有重要广播。

“那我也不去。”三三有点执拗地回答。

“我又要写信了。”奶奶的声音忽然变得阴沉而又沙哑。她奔向里屋，拨开一支老式自来水笔，很响地摔在桌上。

三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要给三三远在外地五·七干校的父母写信。那一定是封告状信，告三三在奶奶家并不听话，不听话再提到纲上就是言行不一致，那日记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于是三三决定去买杂鱼。

一路上三三没有再想奶奶要写信的事，她只是想着奶奶那副红润的嘴唇，她不明白六十岁的嘴唇为什么还那么红润。这种嘴唇如果长在一个胖奶奶脸上也许不错，好像胖才联着慈祥。可三三的奶奶是个瘦人。

三三来到菜店，菜店的人比平时多，买鸡、买鱼的都排着长队。三三又想起晚上的重要广播。广播之后一定还有游

行，今天游，明天还游，那日记本又能多几页激动人心的内容了。

三三买回杂鱼，不声不响地煮熟，盛进一个小盘，摆在老地方。但狸崽今天对他的晚餐似乎并不感兴趣，几次蹲下闻闻，用爪子抹抹嘴就又拱开猫道走了。晚饭后，随着远处隐约的锣鼓声，随着胡同里人声的渐渐高涨，狸崽突然也兴奋起来。他喉咙里打着小呼噜，一刻不停地从猫道钻进钻出，好像那个时刻和他也有着什么关系。

八点半钟，当罗大妈一家和胡同里那些有资格的人们，手持红绿旗帜涌出银庙准备游行时，奶奶家的收音机里，果然传来了一个足能使三三激动的消息：

一个会。

在灯下，三三一页崭新的日记终于脱颖而出：“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葵花向着太阳开，东风伴着喜讯来……”

锣鼓声渐渐远去，院里安静下来。那盘杂鱼也安静地摆在老地方，奶奶又想起狸崽。

“狸崽！”她把门开条缝，朝院里喊。

狸崽没回来。

三三合上日记，正准备接受奶奶下一步的吩咐，猫道突然被拱开了。但进来的不是狸崽，却是一只鸡，一只没毛的白条鸡。它的冠子已经变成暗褐色，爪子直挺挺地背向身后，淡黄的汤汁浸满了全身。它分明是一只煮熟的鸡。鸡正通过猫道继续向屋里游动，最后三三和奶奶才发现，它是被一张撑圆了的大嘴叼进屋的。那大嘴是狸崽的嘴，他那双灰黄的眼睛正讨好似地试探着奶奶。当然，那是一种不需要得

到回答的试探。心领神会，有时只须一个眼神。不容奶奶和三三弄清眼前的一切，狸崽已经迈着轻捷的大步来到奶奶脚前，然后扔下口里的猎物，仰头坐下来。

狸崽坐下了，三三看看奶奶，她发现奶奶的嘴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惨白。

第二天，一个晴朗的日子。狸崽又开始晒太阳了。不过他已改换了地点和方式：他正被一条绳子捆住后腿，倒悬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上。这方式是罗大妈的儿子大汉给狸崽提供的。

大汉原本是工人，目前正在一个单位执行着一种宣传任务，那种宣传一般都联着专政。对狸崽的宣传或者说专政，他只是作一下布置，问题的关键是要对养猫阶级进行实际考验。大汉带上房门进屋，院里只剩下奶奶。

奶奶明白，受考验就要比罗家表现出更大的愤慨。要是这种愤慨能通过三三来体现就更为理想——既惩治了狸崽，又不致伤了自己和狸崽的关系。

“三三，还不快出来！”奶奶手持一条鸡毛掸子，响亮而又气愤地冲南屋喊道。

三三没有出来。奶奶冲到门口，三三又躲进里屋。奶奶慌了。惨白的嘴唇哆嗦着，攥掸子的手哆嗦着，奶奶全身都哆嗦着。时间不等人，觉悟向来是越早越好。北屋那扇紧闭着的门终于使她朝狸崽哆哆嗦嗦地亮出了掸子把儿。狸崽立刻向后挺直脖子。可奶奶的掸子把还是第一次落在他身上。狸崽发出一声尖叫，那叫声分明充满着委屈和怀疑，那委屈和怀疑又给奶奶带来另一种恐惧：狸崽就像正在申明他的行

为是受了人的唆使。这唆使不联着主人又联着谁呢？

为了狸崽的申明，为了北屋那扇紧闭着的房门，奶奶再次扬起掸子。这一回她不哆嗦了，她以十字交叉的形式朝狸崽的两肋狠抽起来，也许没有比十字交叉的形式更能洗清狸崽对主人的诬陷了。

一阵掸子把儿过后，北屋走出了罗大妈。惩治狸崽，罗大妈倒是突出了文斗的特点。她移动双脚跨下台阶，指点着狸崽的脑门发表着见解：“别把俺们当傻子，为什么专捡这一天？俺们没有放弃革命警惕性……胜利果实不能丢。什么花开朝太阳……一支（石）激起千层浪……革命人好比大青松，泰山压顶不弯腰……”

罗大妈的分析批判果然加深了奶奶的认识，她一边继续抽打狸崽，一边埋怨自己为什么专在这一天放松了革命警惕性，还说只有和罗大妈住同院，才能受到这么深刻的教育。

文斗、武斗三三都看在眼里，但她没有同情狸崽，她不时想起狸崽那副不怀好意的灰黄色眼光。

院里暂时恢复了平静，狸崽却仍然用一种忿忿然的眼光俯视着四周。这忿忿然的眼光终于引出了罗大妈的儿子大汉。大汉走出屋来，摇晃着膀子脱掉上衣，露出一副结实的臂膀。他若无其事地来到树下，先揪起狸崽一只耳朵，俯首观察了一下，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飞起一脚，狸崽便飞上了天空。狸崽在高空中挣扎几下，又降在了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他却没有叫喊，没有哀鸣，只是弯起脖子像在寻找谁。三三想，也许他是在找我吧。

大汉又是一脚，狸崽又飞上天空……

三三这才闭上了眼睛。她屏住呼吸静听着外面的一切。院里仍然没有猫叫，只有沉闷的打击声，那声音可以使人的心脏收缩……

声音终于消失了，三三才慢慢睁开眼睛。大汉正用剪刀剪断树上的绳子，狸崽掉在地上，变作一团。三三想，他死了。

大汉收起绳子进屋了；罗大妈踩了踩狸崽的尾巴进屋了；奶奶绕过狸崽进屋了。

三三坐在一只杌凳上，仍然静听。

许久，院里突然有了声音。那是一种轻灵而又急促的脚步声，那声音往日就是这四合院的一部分。三三扒开窗帘，狸崽正在游走。

不是游走，是奔跑。狸崽正沿着一条固定路线奔跑：廊下、甬路、墙根；墙根、甬路、廊下……他眼睛没有视象，脖子也不转动，那激烈的步子如同靠了心的指引，靠了一种惯性。三三不相信这种狂跑能够终止。但狸崽这时却突然跃上了屋顶，就像这院子已经容不下他和他的步子。

他站在屋檐，俯视着一切。三三这才发现他已不是昔日的狸崽，他放大了。昔日那淡然的双眼如今宛若一对铜铃，在那里炯炯有光，仿佛要与日月星辰媲美。

三三在梦里就最怕那些放大了的动物，她认为世界上没有比放大了的动物更令人恐怖的东西了。比如猫样大的老鼠，狗样大的猫。现在狸崽的身体就足有狗大。

大狸崽弓起腰，又朝天竖起了旗杆般的尾巴，并发出了

平时从未有过的叫声。三三在晚上就经常听见这种叫声。那声音很尽情，很激动，也很惨人。那时三三问过奶奶，猫们为什么要那样叫。奶奶告诉三三，那不是叫，是笑，是猫在笑。黑趣、大黄、小灰儿、不点儿，还有交际花白特儿都会笑。现在狸崽终于也笑了。

笑声在空中回荡，笑声唤来了黑趣。黑趣也已是放大的黑趣。他也笑了，笑得比狸崽还要激动。黑趣一笑是不难勾来白特儿的。白特儿也笑着，大白特儿的笑声更能引来那些追逐者。于是大黄、小灰儿、不点儿，还有许多三三不认识的猫们也来了，屋顶盛开着猫的集会、笑的集会。

片刻，狸崽又从屋顶跳到院里。黑趣紧跟着跳下来，白特儿、大黄、小灰儿、不点儿都跳了下来。他们硕大的身躯打击着地面，一阵沉重的声音平地而起……他们在狸崽的带领下，沿着刚才的路线，像激流中的旋涡，不停地旋转起来。那气势像下山的羊群，像出圈的牛犊；那步态像欢度佳节的狂舞。

既是狂舞，就有高潮：旋涡乱作一团，黑趣按倒了白特儿，笑着在地上厮混起来；小黄按倒女猫小灰儿，也笑着厮混起来。原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女伴，都有平日人所看不见的行为。一个妩媚的女伴正依偎在狸崽脚下，狸崽左顾右盼一阵，终于也扑倒了那妩媚的女伴……

三三不懂，那就是猫们的儿女之事，那是一种繁衍的欲望。

为了昨天那个会，今天才是正式游行的开始。街上一阵紧锣密鼓，罗大妈一家还是举出了红旗绿旗，然后由大汉为